

社會工作人員的陪同出庭

陳慧女



壹、前言

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案件均屬於暴力犯罪之案件，這些暴力犯罪的屬性多為家庭關係或親密關係的暴力，其對被害人的身心傷害甚鉅。尤其性侵害犯罪、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保護令者，均屬於刑事案件，被害人在法律上除了是被害人的角色之外，也是證人的角色，具有舉證的功能。為使被害人能夠在友善的司法環境下出庭，以尋求公平與正義，安排陪同人陪同被害人在場並得陳述，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法規中所設計之協助被害人的機制。由於社會工作人員在被害人的保護過程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諸多法令已將社會工作人員納入陪同的角色，藉由陪同人提供被害人心理支持與穩定情緒，並增能被害人，以達到保障被害人權益之目的。爰此，本文從犯罪被害人的地位來探討社會工作人員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案件中之陪同人角色、相關法源及相關實務。

貳、犯罪被害人的法律地位與保護救濟

一、犯罪被害人的法律地位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欠缺被害人的保護機制，被害人除了要面對出庭的恐懼之外，還要面對司法人員的態度不敏感與不友善、出庭環境空間的不安全、欠缺與司法人員溝通的管道、司法制度設計不佳、欠缺申訴管道等問題（謝協昌，2005）。這都使得出庭成為被害人的一大壓力，被害人視出庭為畏途，在追求公平正義的過程中，面對漫長且艱辛的訴訟過程。

目前我國的法律中有關被害人的地位，除了提出告訴之外，並未有特定的地位。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為來說，被害人具有證人的身分，即便作為證人，也只是消極的犯罪偵查工具，這顯示對於被害人的保障仍不足夠。謝協昌（2005）認為被害人的地位除了傳統的告訴人、證人等消極性的協助追訴犯罪的角色之外，

應該賦予被害人「準當事人」地位，以

提升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的地位，以重新調整被害人在刑事訴訟制度的功能與角色，並分別從偵查、審判，乃至於執行中增進被害人之權能；其提出被害人應具有資訊獲得權、程序參與權，以及程序權利保護等各項權利，以落實被害人權利保護的刑事訴訟制度之建構，如此方可保障被害人的權益，並令其不再視刑事訴訟為畏途，使被害人的尊嚴與權益獲得充分的尊重與保護。

二、犯罪被害人的保護與救濟

被害人除了經由司法程序尋求正義與權益之外，在司法程序之外的救濟措施主要是由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提供服務。我國在民國 87 年訂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並成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目前在各縣市均設有分會。其成立主旨在協助犯罪被害人、遺屬及性侵害被害人，能在司法程序之外，得以解決其生活困境、撫平傷痛、重建生活，並保障權益。該協會依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30 條之規定，辦理被害人有關生理與心理醫療及安置協助、偵查與審判中及審判後之協助、申請補償或社會救助及民事求償之協助、調查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財產之協助、安全保護之協助、生心理治療及生活重建協助、被害人保護宣導等業務。透過對於犯罪被害人及其遺屬在法律、心理、安置、經濟等之救濟與保護，提供被害人在司法之外的救濟措施及福祉保障。

參、社會工作人員陪同出庭的法源

由於被害人的地位欠缺保護機制，為避免性侵害犯罪被害人遭受二度傷害、被害人

出庭意願低，或是出庭後情緒受影響致未能完整陳述等因素考量，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於立法之時，於第 13 條規定：「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或主管機關指派之社工人員，得於偵查或審判中，陪同被害人在場，並得陳述意見。」但是實施後的實際情形顯示，許多被害人不願讓家屬、家長知悉其受害事件，以及兒童少年為受害人時，家屬或家長本身即為加害人，使得此一條文在實務上有其窒礙難行之處。故於民國 94 年修法時，修正原第 13 條之內容（修法後為第 15 條），將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社會工作人員等均納為陪同人，並得陳述意見。此將陪同在場之人加以擴大，並不限於主管機關指派。

目前我國對於專業人員的陪同出庭，在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人口販運防制法等法規中均有所規定，這些法規中主要是就被害人的部分。另外針對智能障礙嫌疑人部分，在刑事訴訟法、軍事審判法中對社會工作人員作為輔佐人有所規定，茲整理如表 1。

從表 1 可知上述現行法律均將社會工作人員納入陪同人之一。此外，在社會福利法規中，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第 84 條第 2 項也規定社會工作人員得為當事人之輔佐人：「刑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聲請法院同意指派社會工作人員擔任輔佐人。」這都顯示社會工作人員在被害人的服務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表 1 現行法規中對於社會工作人員擔任陪同人的規定

法規名稱	內容	專業陪同人員
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 13 條第 4 項：「被害人得於審理時，聲請其親屬或個案輔導之社工人員、心理師陪同被害人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社會工作人員、心理師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 15 條第 1 項：「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等親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或社會工作人員得於偵查或審判中陪同被害人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第 15 條第 3 項：「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時，除顯無必要者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指派社工人員於偵查或審判中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醫師、心理師、社會工作人員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61 條第 2 項：「兒童及少年接受訪談、偵訊、訊問或身體檢查，應由社會工作人員陪同，並保護其隱私。」	社會工作人員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第 10 條第 1 項：「本條例第四章之案件偵查、審判中，於訊問兒童或少年時，主管機關應指派社工人員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社會工作人員
人口販運防制法	第 24 條第 1 項：「人口販運被害人於偵查或審理中受訊問或詰問時，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或社工人員得陪同在場，並陳述意見；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時，亦同。」	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社會工作人員
刑事訴訟法	第 35 條第 3 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第一項得為輔佐人之人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指派之社工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但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不在此限。」 第 248 條之 1：「被害人於偵查中受訊問時，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等親內旁系血	醫師、社會工作人員

法規名稱	內容	專業陪同人員
	親、家長、家屬、醫師或社會工作人員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時，亦同。」	
軍事審判法	第 70 條第 2 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第一項得為輔佐人之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指派之社工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但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不在此限。」	社會工作人員

在 2010 年 12 月 23 日由司法院刑事廳所召開的「營造友善的司法環境：陪同在場權之落實與深化」公聽會，於會中討論針對需要陪同的案件依被害人屬性與案件種類作成決議：當事人為性侵害案件、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家庭暴力案件中違反保護令之刑事案件、人口販運案件之被害人等，其中有關成年被害人，則尊重其意願選擇是否需要陪同人。同時對於承審兒童少年保護案件、性侵害犯罪案件、家庭暴力案件等之法官，均需要受過相當之訓練與經驗者方得擔任。在司法改革的過程中，需要多重專業的參與，社會工作人員一直在被害人的協助體系中有著重要的角色與位置。

肆、社會工作人員陪同出庭的實務

一、目前研究的發現

目前國內相關的研究多以社會工作人員陪同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的角色與功能之探討為主。在杜瑛秋（2004）的研究中，歸納出社會工作人員在家庭暴力事件的陪同出庭經驗中扮演著教育者、情緒安撫者、照

顧者、輔助者、協調者、溝通者、資源資訊提供與連結者、法庭證人、評估者、倡導者、調查者、忠告者、行政者等角色。這些角色顯示社會工作人員在出庭過程中主要提供當事人情緒支持、溝通協調、資源連結、調查評估、法庭證人、教育與倡導等服務。其中情緒支持是最主要的功能，主要在提供被害人的心理支持與情緒穩定，讓被害人能夠在被支持的環境下出庭，減少被害人的緊張、焦慮、擔心與不安。在審判程序中，被害人最重要的角色為出庭接受交互詰問的證詞檢驗，陪同人可以協助被害人了解法庭的出庭過程、提供心理支持、適時協助提出程序異議、陳述意見，並能在法庭中擔任被害人與法官之間的橋樑，溝通雙方意見（吳姿瑩，2010）。

在吳姿瑩（2010）的研究中顯示性侵害被害人的出庭經驗多屬於負面，而協助被害人的社會工作人員也因為專業能力的不足及專業自信的缺乏，而難以在審判程序中展現應有的功能。這顯示專業人員在專業知能、經驗及法律方面的訓練與增進仍有相當的進步空間。另外的研究顯示婚姻暴力被害人的

出庭經驗在開始時多半是緊張害怕的，但是若有陪同者，且隨著出庭次數增加對法庭的熟悉、法官的良好態度等的影響，則其緊張害怕的心情可獲得舒緩；而陪同人的角色在協助被害人於出庭前討論安全計畫與陪同行爲、陪同出庭時提供情緒安撫與心理支持、提供受暴婦女與法官之間溝通的橋樑、協助受暴婦女上法庭之前的準備與相關知識（王美書，2007）。而在一項調查 115 位家暴被害人接受家暴事件服務處的滿意度中發現，以陪同出庭的滿意度最高（王佩玲，2008）。這些研究顯示陪同出庭對被害人的重要性。

二、陪同人的出庭實務

（一）陪同人與相關人員的互動

1. 陪同人與鑑定證人/專家證人的互動

英美司法體系中之專家證人如同我國之鑑定證人角色，陪同人的身分與或鑑定證人/專家證人（expert witness）不同。做為陪同人，則如表 1 法規所列之陪同在場，並得陳述。而專家證人是具有專門的知識、技術、經驗、受過訓練或教育的人，他們能向法官或陪審員解釋一些他們可能不了解的且與辯護有關的重要事項（Stern, 1997）。因此，鑑定證人/專家證人是以在該領域有相當專業知識與經驗之專家身分在法庭上提供對於該案件之專業見解。身為被害人的專業助人者又是陪同人，是否得為專家證人？有的學者認為助人者兼專家證人的角色是不適當的（Strasburger, Gutheil & Brodsky, 1997），或者是沒有專業倫理的（Appelbaum, 1997）；但也有人認為可以

身兼得宜（Linhorst & Turner, 1999）。然身為協助被害人的專業人員在雙重關係下，仍有其困難與衝突，不宜擔任鑑定證人/專家證人之角色，以避免專業關係之雙重關係與倫理議題（陳慧女，2009）。這兩個角色是由不同的專業人員所擔任，方能確保當事人的證據權益。

社會工作人員擔任被害人之陪同人，在協助被害人在法庭活動之進行，應遵守專業倫理，以維護被害人之權益。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7 條即規定陪同人：「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或社工人員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陪同被害人到場陳述意見時，應本於專業倫理，並注意維護被害人之權益。」有關陪同人的保護措施，依據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陪同在場制度之目的在穩定被害人之情緒，避免二度傷害；陪同在場人之人身安全及身分資料，應予保障。」由於在實務上經常發生相對人於出庭簽到時，欲知悉陪同人之姓名與資料，此對陪同人為一大威脅。因此，如同保護證人之原則，陪同人的人身安全與隱私需要受到保障。

2. 陪同人與司法人員的互動

陪同人在偵查與審判階段，所面對的司法人員主要有檢察官、法官、書記官等，在法庭上均依據法官與檢察官的指示進行開庭過程。實務上，多數司法人員認為有必要時都會讓陪同人代為當事人陳述；然社會工作者若遇未有陳述機會，但認為有必要時，可以主動向庭上表示代為當事人陳述。在實際經驗中也有少數法官即使陪同人有所請求，

也不讓陪同人陳述，遇此狀況時，可以在事後透過申訴管道向司法單位反映及溝通。以司法院來說，目前已開始重視被害人的權益並能與民間專業團體溝通，其藉由召開公聽會廣集各方建議並據以作出決議，請司法人員針對問題改善。

筆者也曾有當事人在法庭上遭受法官的不適當詢問，陪同人在事後除了給予情緒安撫與說明外，也為了讓司法人員學習友善的詢問態度，將來不再以此態度對待其他當事人，協助當事人有關申訴救濟措施或向民間社會福利團體（如臺灣防暴聯盟之貓頭鷹申訴監督專線）申訴，直接或間接提出書面申訴意見予法院或檢查署，請其轉知改善。這些作為除了在為當事人爭取權益外，也是在提醒司法體系能以友善態度辦案，更重要的是藉以增能當事人。

（二）當事人對陪同出庭的看法與經驗

從筆者與幾位遭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被害當事人工作經驗中的陳述，可知出庭對他們來說是緊張的事情，如「其實我們真的沒有上過法院，還是會緊張。」（C03001）。同時，多數人表示需要社會工作人員陪同出庭，並給予肯定，如「社工比較懂得怎麼陪同你，怎麼安撫你的情緒…我覺得社工有時候他扮演的角度還不錯…就是那個社工給我的感覺，他還滿會幫我。」（A00602）社會工作人員給予當事人一種精神上的安定感，如「有社會會有一種安全感，…我是覺得我還不錯，我還有社工，雖然他沒有辦法幫我講話，可以覺得他是陪我的。那是精神上的支持，當我們有需要幫忙的時候，有人幫你，

有朋友支持你，你那種感覺就很溫馨啊。」

（A03601）「他可以幫助我們當時害怕、懦弱的時候，給我們支持跟鼓勵。還有就是我們講話，遇到我們講不出來的時候，他可以幫我們發言，就不用像有些人氣到沒辦法講話。如果當時他人在那邊的話，社工可以替他發言啊，那至少這個庭就可以開完了，還是有個結果。…你一個人站在那邊，跟社工去的感覺，那精神上不一樣。」（A01701）「有社工在就有安全感，因為有些地方我們不懂，社工懂啊，他會幫我們發言。…那社工幫我們發言，法官比較能接受。那我們的發言，法官也許聽起來霧煞煞，總覺得你說的那些可能都是沒有營養的。…那你講那些沒有營養的，法官也懶得聽。」（B01401）「社工員他們在處理這些家暴案件或這過程裡面，他們可能有同理心也好，他們可以給我們很大的支持。」（C05004）「如果有社工陪同的話，我倒是覺得比較好，至少他們（指相對人）不會咆嘯。」（D18601）有社會工作人員的陪同，讓當事人有被支持的感受，可以穩定地面對出庭過程。

在出庭之前，務必要有充分的證據，如「那個社工告訴我，他說上法庭是這樣子的，你必須充分的準備那些錄音帶、證據，有的沒有的，如果你沒有那些證據喔，你就很難讓法官接受那個事實，讓法官來定罪。」

（B00448）並且清楚知道出庭的目的所在，不要講偏了，如「你要知道你出庭，你的用處在哪裡，你不要講歪了、講偏了，這個就是心理建設。」（B02701）亦即出庭時的陳述要針對問題回答，不要文不對題。

而在出庭過程中，要針對法官的問題回

答，如「法院就是很嚴肅的地方，…你的每一句話都是話，不要講太多，重點說一說就好，講太多是沒有用的，法官聽了會不耐煩。」(B02101)「你不要被法官嚇到，不用太緊張，把你原來所要講的，以你的所求去講。」(B02102)「我們不可能從頭說到尾——陳述，那可能要花很多時間，那我們也是只能擇該說的重點部分講。」(C03005)在出庭的過程中，很重要的是穩定自己的情緒，像有位當事人在法庭上因情緒失控而自責後悔不已，「我整個人失控了、失控了，我打自己的頭，打自己的身體，我也掉了眼淚。我不能停止那個失控的情緒。後來那個書記官跟法官講說，她失控成這個樣子，沒辦法再開庭了啦。…就請旁邊，法院的社工把我帶到另外一個地方談。」(B00632)也有當事人表示：「我會把崩潰留在後半段，因為你崩潰對你事情沒有解決嘛。…但是不是說會崩潰啊，我那天崩潰，但是我是出了庭之後…我是走出去，我才大哭的。我是建議說，當對方講的是謊言的時候，你要告訴自己，要百分之百的確定，扳駁他的謊言，崩潰留在後半段。」(A03403)有穩定的情緒方能理性面對出庭過程。

在出庭之前與之後的安全保護甚為重要，可以預做保護措施，如「就提早跟社工講說我不想跟我先生碰面，提出分開偵訊的動作。然後在法院附近有安全接駁你的人，避免說他在外面堵你。」(A02901)「我是覺得說能夠在等訊的時候，最好能夠隔開，不然這樣子一方面滿緊張，一方面又看到他，整個心情就是很糟。」(D12501)「我是希望說偵訊完之後，像我們是往兩邊走嘛，我們

有一個方式就是說，能不能就是說由我們先走，他們晚一點再走，因為同時一起走的話，那種感覺很害怕。」(D19101)此外，若無特別必要的話，不要帶小孩出庭，「如果你是個人聲請保護令，小孩不要出現，因為小孩出現會不方便。」(A02903)

除了上述之外，當事人對於法庭活動尚有一些想法，例如認為法官在問案態度與方式應考量當事人的創傷「問案方式要盡量緩和，因為很多當事人心理上必定是很受傷，他受傷不是單純說身體被打，心靈上一定是長期受傷。」(A02301)且家人因發生在家庭內的暴力案件而必須在法庭上提告是很無奈的，「我是覺得說法官有需要再多做一些調整一下，多體會一下受害者的那種感覺…因為這個家暴都是受傷害的事，你想想看，你今天要對付的是你這個家人，不是仇人、不是壞人，所以說提告什麼其實很無奈，才會對家人做提告，因為家裡的人是親情嘛，做出提告是很為難的。」(B03701-B03803)對於陪同的社會工作人員，則是認為「法官應該要讓社工講話啊。」(A04201)對於必須出庭的年幼孩童，法官不應視為無行為能力者，「我覺得法官要放寬無行為能力，無行為能力不能出庭？」(A02001)有關保護令的內容，如加害人的處遇說明需要更淺顯易懂，否則當事人並不了解，如「我還記得法官問我說要不要做處遇的部分，其實我不太懂，但是我想問說什麼是『處遇』？我不知道這個名詞就是…那我就說如果對孩子的父親有幫助，讓他做處遇這樣子。」(C03901)而安全的考量，尤其是對於未成年孩子的安全需要特別關照，「我覺得孩子，孩子在這個區塊

必須是很慎重的…安全，我希望法官能考量孩子的安全問題。」(C06201)

(三) 陪同出庭的原則

綜合上述的實務訪談經驗，筆者認為「以當事人為中心的陪同出庭」觀點，可以讓專業人員更貼近當事人的處境與心情去協助當事人面對出庭這件事。以下七項是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案件中，根據王美書（2007）、吳姿瑩（2010）的研究，以及筆者與當事人工作的經驗及訪談所整理之陪同實務原則，以做為實務工作者的參考。

1. 法令的認識：

- 主動告知當事人相關法令的主要內涵，例如：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保護令的類別、內容、功能與程序，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妨害性自主權的概念與證據保全等。
- 告知當事人之後將面對的偵訊過程，將來上法庭可能面對的流程等。如：聲請保護令的出庭過程中可能會面對的情形等。

2. 充足的證據：

- 準備充足的證據，如：傷口照片、驗傷單、錄音、錄影資料、心理評估報告等。
- 備妥充足的證據以便於出庭時呈給法官或檢察官參考。

3. 事前的準備：

- 知道法院、地檢署的所在位置，事先問清楚地點，若時間允許的話，事先帶當

事人去一趟法院、地檢署，知道確實地點。事前規劃好當天前往所使用的交通工具，當天可彼此約好一起前往。

- 與當事人約好碰面的時間，出庭當天最好提早（大約 15 分鐘）到達法院，做好出庭前的心理準備，讓當事人安心。
- 要記得彼此的電話聯絡號碼，以便當天的聯繫。
- 告知當事人當天穿著整齊，保持心情的平穩。
- 帶齊身分證件、法院通知書函、證據文件等資料。
- 告知有關出庭的程序、法官的風格、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項等。
- 若對該案承審法官的風格有所了解的話，可事先向當事人說明，使其能有因應的心理準備。
- 必要時，可事先與當事人演練出庭應訊的過程。尤其是兒童或青少年，需要事先詳細告知其出庭的目的、過程、如何應訊，透過相關繪本的說明、角色扮演、實際參觀法庭等方式，可以增進其對出庭的認知與準備，減少心理的焦慮不安與害怕。

4. 情緒的穩定：

- 在出庭過程中，陪同人對當事人而言，具有很大的安定與支持作用，陪同人的出現對當事人的意義非凡。
- 出庭時，坐在接近當事人的位置（法庭應安排陪同人坐在當事人的旁邊），隨時留意當事人的回應與反應，給予情緒支持與鼓勵。

- 出庭時若必須與相對人照面，務須提醒當事人勿因相對人的說辭而生氣或情緒受影響，所有的情緒留待離開法庭之後再做宣洩。

5. 法庭的活動：

- 提醒當事人在出庭過程中，所講的每句話都是「話」。要能了解法官的問話題意，能清楚地針對問題回答，避免文不對題。
- 提醒當事人在回應時的態度要中肯，並能察言觀色，爭取自己的權益。如：對於所聲請的保護令內容條款的爭取。
- 提醒當事人在面對法官時，勿被法官的問話方式嚇到，因為法律人的說話方式與法官的角色原本就帶有威嚴感。若法官的問話方式與態度令人不舒服或有傷害感受，可留待之後再向專業人員反映，必要時，可以向相關單位申訴。（說明：法院辦理家庭暴力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13 項：「訊問被害人應以懇切態度耐心為之，對於智能障礙被害人或十六歲以下被害人之訊問，宜由其親屬或個案輔導之社工人員、心理師陪同在場，尤應體察其陳述能力不及常人或成年人，於其陳述不明瞭或不完足時，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陪同之人並得陳述意見。」檢察機關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6 項：「訊問被害人，應出以懇切態度耐心為之，並以一次訊畢為原則，如非必要，不宜再度傳訊，以減少對被害人之二度傷害。對於兒童、智障被害人，尤應體察其陳述能力不及常人，應給與充分陳述之機會，詳細調查，必要時應請求專家協助。」）
- 出庭過程中，幫當事人記下問訊過程中的重點，於事後提供當事人參考。
- 若當事人難以陳述，陪同人可以主動要求代為陳述（但這會因法官作風的差異而有不同，如有的法官會讓陪同人陳述，但有的法官認為法律的規定是「得」而非「應」陳述，不認為陪同人必須代為陳述。此猶待司法體系對法官的加強訓練，期待能有所轉變）。

6. 安全的保護：

- 協助當事人申請隔離訊問或詰問，申請安全的保護措施。（說明：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13 條第 2、3 項：「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必要時得隔別訊問。前項隔別訊問，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在法庭外為之，或採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或其他適當隔離措施。」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6 條：「對被害人之訊問或詰問，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在法庭外為之，或採取適當隔離措施。」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6 條第 1、2 項：「對被害人之訊問或詰問，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在法庭外為之，或利用聲音、影像傳送之科技設備或其他適當隔離措施，將被害人與被告或法官隔離。被害人經傳喚到庭作證時，如因心智障礙或身心創傷，認當庭詰問有致其不能自由陳述或完全陳述之虞者，法官、軍事審判官應採取前項隔離詰問之措施。」檢察機關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5 項第 2

點：「如有對質或指認之必要時，亦應採取適當保護被害人之措施。」第 13 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性侵害犯罪案件，應全程蒞庭，確實論告，並隨時注意被害人有無不能陳述或完全陳述之情形，以促請法院以隔離設施進行詰問。如被告或其辯護人有不當詰問情形，應請求法院禁止其詰問，並以訊問代之。」)

- 提醒法官在出庭開始與結束時，讓當事人與相對人從不同動線進入及分別離開，避免彼此碰面。(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提供被害人或證人安全出庭之環境及措施，包括下列事項：一、針對危機或極度恐懼之被害人，提供視訊或單面鏡審理空間。二、針對有安全危機之被害人，規劃或安排其到庭時使用不同之出入路線。」法院辦理家庭暴力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14 項：「法院於保護令事件審理程序中，應切實注意被害人或證人之出庭安全，必要時，得行隔別訊問，或使被害人或證人到庭、退庭時使用不同之出入路線，或不同時間到庭或退庭，或為其他保護被害人或證人安全之適當措施。」)
- 除非孩子也要一起出庭陳述，若非必要，不要帶孩子出庭（將年幼孩子做好安頓，委由親友幫忙暫時照顧）。
- 若需要孩子出庭，需事先做好心理預備，包括為何需要他的出庭陳述、出庭時可能會面臨的情形、如何面對法官、法庭的座位、事先演練如何回答可能的問訊內容等。

7. 後續的關心：

- 在當天出庭結束之後，與當事人做簡要的討論與回饋，以做為下一次可能還要出庭的參考。
- 在出庭之後以電話或訪視關心當事人的狀況，追蹤保護令的聲請結果、案件的後續情形，為未來的社工處遇或繼續出庭作預備。

伍、結語

在被害人保護的實務過程中，諸多法規均規定社會工作人員在法庭上的陪同角色，並得代為陳述，具有陪伴支持、輔佐與代理的功能。在出庭之前的準備、法庭的活動中、出庭後的追蹤與協助等方面，社會工作人員是協助被害人尋求公平正義的重要角色。因此，以被害人的權益為中心的服務概念是需要被建構的，社會工人作員需要以被害人的需求做為服務的依歸。此外，從目前的研究發現需要增進社會工作人員在司法方面的在職訓練，包括對於相關社會福利法規內涵與修法內容、刑事與民事法規的了解、對司法體系的認識、社會工作人員在司法體系中的角色與責任、如何與司法人員互動、陪同出庭的要點、案例實務分享等。這都有賴繼續教育的實施以增進社會工作人員的專業法規與倫理，提升陪同實務的知能。然而，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培養並增進專業人員的專業信心，為需要出庭的當事人提供兼具專業、自信、安全及溫暖的環境與服務。

（本文作者為諮商心理師、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關鍵字：社會工作人員、陪同出庭、家庭暴力、性侵害 (social worker, escorting to

court hearing, domestic violence, sexual abuse)

📖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美書 (2007) 民事保護令法庭經驗之探究－以法官與受暴婦女為中心。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王珮玲 (2008) 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方案評估研究。臺北：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
- 杜瑛秋 (2004) 婚暴社工員陪同出庭過程的專業角色與功能之探討。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吳姿瑩 (2010) 性侵害被害人在刑事審判程序中之經驗及社工功能之研究：以成年女性被害人為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陳慧女 (2009) 法律社會工作。臺北：心理。
- 謝協昌 (2005) 論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之權利保護－以性犯罪被害人之權利保護為中心。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英文部分

- Appelbaum, P. S. (1997). Ethics in evolution: The incompatibility of clinical and forensic fun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4, 445-446.
- Barker, R.L. & Branson, D.M.(2000). *Forensic social work: Legal aspects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2nd). New York: Haworth.
- Linhorst, D. M. & Turner, M. A., (1999). Treatment of forensic patients: An expanding role for public psychiatric hospitals. *Health and Social Work*, 24, 18-26.
- Stern, P. (1997). *Preparing and presenting expert testimony in child abuse litigation: A Guide for expert witnesses and attorneys*. CA: Sage Publications.
- Strasburger, L. H., Gutheil, T. G. & Brodsky, A. (1997). On wearing two hats: Role Conflict in serving as both psychotherapist and expert wit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4, 448-456.